

被文化的灯火照亮

欧阳健子

我1990年7月大学毕业后,就像一粒草籽,深深扎根在桐城这座千年古城里。

这是一座文化之城,因文而名,



欧阳健子,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。大学时代,著有诗集《家园》。作品获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文学港》等省级以上诗歌奖十余项,入选书籍若干。现任安徽省桐城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。

以文而兴。唐宋以降,尤其明清之际,文化名人灿若星辰。“文章甲天下,冠盖满京华。”这里既是主盟清代文坛二百余年,中国最大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源地,又是“一纸书来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”的“六尺巷”礼让故事发生地。可以说桐城派和六尺巷是这座小城的文化灵魂。桐城素来崇文重教,“穷不丢书,富不丢猪”的传统,让小城的人无论家境贫寒或富有,皆以求学读书为本,“寒冬夜读不知眠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恢复高考制度以来,人口只有六七十万的文都桐城,竟走出了3000多博士和近20位院士,成为当地招商引资最宝贵的人脉资源。

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名寒门学子,幸运的成为1980年代的“天之骄子”。大学毕业三十多年来,我便一直工作生活在文风厚重的小城,感受着文化之光对于一座城市的照亮、文化之水对于一座城市的滋润、文化之魂赋予人们的诗意栖居。

深厚的文化底蕴,无处不在的文化气息,孕育了小城里人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的发展理念,成就了桐城二十一世纪八九十年代“两头在外,全靠脑袋”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辉煌,

创造出饮誉江淮、与苏南发展模式异曲同工的“四千四万”精神。我那时在一所中学教书,常常被身边那些“卷起泥腿上岸”、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企业家创业精神深深吸引、感动。酷爱写作的我常常提起笔来,利用教学之余,将他们创业致富和捐资助学、扶困助残的事迹写成文章,在报刊广播电台宣传。几年后我也因此被调到县里经济主管部门,天天与企业家打交道,见证了他们的发展壮大。后来他们当中不少成功者又把企业搬进城里经济开发区,有的则进城收购破产的国有、集体企业。他们让乡村的虫鸣变成了智能工厂的机器轰鸣声,让当地有文化的村民和大学毕业生就地就业,成为现代产业工人。从他们身上,我感觉到正是桐城文化这张名片,成为企业成功的强大软实力。大家像桐城派先贤们那样,抱团合作,互勉共进,包容开放,取长补短。而当企业之间出现分歧矛盾时,和谐礼让的六尺巷故事使双方很快化干戈为玉帛,握手言和。

几年前,我又被调到桐城文联工作,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。我工作所在的文联机关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北门街左家大屋。这是一处清末民初的世家大屋,环境古朴典雅。十七世

纪中国“百科全书式”学者方以智的故居“潇洒园”,一代名臣左光斗的故居“啖椒堂”及左忠毅公祠,抗英保台名将姚莹故居,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、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故居及其创办的百年名校桐城中学,美学大师朱光潜故居,等等,皆同街比邻而居。六尺巷、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府、吴府、勺园、姚元之旧馆也静立于不远处的古街旧巷里。斥巨资修缮保护那些散落在深深街巷之中的文化名人故居,把改造一新、古色古香的老城古民居给文联机关办公,成立全省第一家县级文学艺术院,成功创建中国文学之乡,无疑是这座古城对于传统文化的集体礼敬和回望。也正是这些绵长悠久的文脉,充盈着这座城市的未来与荣光。

我几乎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些故居,都会静静行走在大街小巷之中,沉浸在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城市文脉与书香之中。每当我在街巷行走之中,择一处旧居天井静坐之中,脑海里便闪过先贤们悠长而厚重的声音。尤其是在夜晚,明亮如水的月色之中,每次行走名人故居,我都感觉是与先贤的一次灵魂对话。

我像一粒草籽落在文脉绵长的故乡大地上,被小城独有的文化灯火所照亮,身上每个细胞都因为沾满文化而日益生动起来。我书写这里闪光的传统文化,写一群被文化所滋润的生生不息的人,写这里被文化所喂养的每寸土地,写飘散在街巷中那“夜半诵声不绝,清晨弦歌琅琅”的读书声。

锦绣桐城

在桐城老城区,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,贯穿在烟火市井中,三百年来,以莽莽群山赋予它的天地清淑之气,静静地滋养着这座小城。

它叫桐溪埭,源出于桐溪,即今之龙眠河。龙眠河是桐城境内主干河流之一,由西北群山而下,流经丘岗、平圩,入东南菜子湖,丰水季节,水位高挺,漫荡汪洋。河水傍县治北门关而过。洪武末年,南昌人胡俨来任知县。因城西南一带地表高出,无湖池之水灌溉,农田旱则无收,经地形勘察后,可引桐溪水自流入西南,于是在县治北门西观野岩设关筑埭,开渠引水,穿城区出西南郊灌溉农田,长约三里余。三百余年来,永有水利之用。

桐溪埭虽为水利工程,在生产稻米鱼粮的同时,却也贯通了小城的血脉,带给它云雨之露、山川灵气。通衢里巷、士民官绅无不浸染在它莹莹水色中。

桐溪埭所经之地,散布世家宅院。桐城仕宦多欣羡林泉,往往缘溪择居,以为觞咏之乐,其尤以钱家书院、姚氏宅邸为胜。钱家书院是百姓俗称,正名是桐溪书院,系明代桐城最早的书院,据方志记载,当时颇具规模。明清时期,桐城书院林立,乡间民户皆闻诵读声,这是桐城文教大兴、名士辈出的社会基础。书院迁址重建后,明代刑部尚书钱如京爱其地清溪环绕,林木荫翳,致

仕后,购为家宅。

姚氏宅邸,本是高门深院的园林建筑,桐溪埭长长地穿行其间。园内清溪碧池,假山亭廊,曲径通幽,花木深浓。现今只存有一座四合院,以及一株古藤、两株广玉兰。其初建主人是姚文燮。姚文燮,清顺治年间进士,他任直隶雄县知县时,有旗人来圈占膏腴之地,牵绳量地,绳所到处,民不得有。姚文燮愤然拔刀断绳。旗人见其刚直,不敢相抗。宅园传至七世孙姚元之,故今称“姚元之旧馆”。姚文燮、姚元之皆工于诗文书画,画艺冠绝当时,清人朱彝尊称姚文燮为李公麟再世,姚元之有画作《荷蓂图扇》《花鸟图扇》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家族谱系上说,他们属麻溪姚氏,麻溪姚是桐城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,家族一直保持着典型的耕读传家之风,历代硕宦名儒辈出,在桐城,有“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”之说。

桐溪埭,旧称桐渠,其实胡俨修建桐渠时有两支水流,入城后自县衙署分流,一支是桐溪埭,多为明沟,另一支多为暗沟,伏行民户之下,称蛛丝沟。蛛丝沟所经,有左公祠、学署、贤良祠,以及涉园、南园等私家园林,涓涓溪流为其提供了造景水源。涉园为张英大伯父张秉文所有,园内清

桐溪埭

汪文涛

溪绕堂,碧池浮藻,园外即是平堤岸桥,柳陌稻花。南园则为张英外孙姚鉉宅第。姚鉉之母张令仪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,一生笔耕不辍,作诗词数千篇,其诗清新雅洁,古朴深秀,在清代女性文学史上有独到的价值。南园就是她亲自设计建造的。清文学家刘开有《南园记》记其胜景:“庭宇壮丽,景物缤纷,奥旷咸宜,广狭合度,亦可以洗尘虑而悦视听,荡寒雾而暖心骨。”园内风荷月影,翠竹含香,乱石介立,轩栏曲折,占尽林园之胜。张令仪在此援笔歌赋,动辄成韵,自有怡然之乐。南园建成时,张廷玉亲题园名“洛社”,当借自欧阳修、梅尧臣诗社名。

桐溪埭最有风姿的一段,当在老县署,即今之桐城中学校园内。衙署在县治中街,是分体式建筑群,依明廷颁定的统一格式建设,包括县署、县丞衙署、典史衙署、县尉署、察院等。溪水盘曲在斋堂庑院间,为深潭,为急湍,为曲沼,或浅水激流,清澈见底,或积色成黛,水光潋滟。老县署自明初至清中叶延续近三百年,咸丰三年(1853)被太平军放火烧毁,遂成废墟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自东瀛考察西学归来,爱其地溪水清澈浏亮,于此请建桐城新式学堂。民国十四年,

孙闻园继任校长,他提倡美育教育,劝募地方士绅捐资,于校园外环溪兴建桐城公园,引水作池,凿石为屿,堆土成山,又刻石立柱,修建亭廊,广植花木,以为师生徜徉游息之所。桐城公园现已融入在校园内。著名作家舒芜曾有诗回忆:“云物清冷竹树妍,诗家庭馆接郊烟。童心惘惘烧春日,诗思沉沉酿雪天。每对青灯怀往迹,曾因碧萝误华年。龙眠山影双溪月,碾玉泉声到枕边。”



汪文涛,安徽省桐城中学教师。